



10名重庆诗人写高考小作文

编者按

今年高考北京卷微写作：“请以‘轻’为题目，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。要求：感情真挚，语言生动，有感染力。”重庆晨报特约重庆10名诗人以此命题进行创作，总分10分，您给他们打多少分？

轻

□阮化文

这一夜
月亮轻了点
轻了1731克

这一夜
中国重了点
重了1731克

这一夜
天地向华夏倾斜

(作者系资深媒体人)

轻

□郑劲松

午后的树荫下阳光很轻
他们睡在地上和衣而枕
大地很重,他们很轻

风,轻轻地吹过来
怕吹散他们的鼾声
汗,轻轻地流出来
怕打湿他们的衣襟

不远处没装修完的大楼
脚手架很高很重,影子很轻

我走过他们身旁
拿出相机偷拍
目光很重,脚步很轻

上岗的闹钟响了
他们醒来时很重
睡着时很轻

(作者单位:西南大学博物馆)

轻

□廖黑叔叔

每一方天井
都通往
幽深的乡愁
而你,就是一片
如羽的落叶
轻轻,轻轻
砸向
井底沉默的蛙
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)

轻

□黄海子

云与风在一起闲聊了一个上午
阳光把一些尘埃托向了高处
一杯绿茶和一本书
静坐在那个地方
我和你
忘记了那些翅膀送过来的花香
像蝴蝶一样的
准备飞过午后
去夕阳里
做那朵云
(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评协副主席)

轻

□阿湄

夜色,是飞舞的绒花
浮游在
树木沉默的影里

落叶般的足音
惊哑了
秋虫的鸣唱

望向你
我眼睫上的千里烟波
薄雾般悄然飘散

白纸黑字的誓言
碎成泡沫,那是爱情
未及称量的轻
(作者系重庆市新诗学会副秘书长)

轻

□李婧

梦比夜色轻
荷塘比晚风轻
暗香拂过轻柔月色
你的笑容比叹息轻
目光似水,比思念轻

最轻是你离去的脚步
踏碎我独一无二的梦境
跟你刚来时,一样轻
一样轻

(作者系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副秘书长)

轻

□郑洪

开始,我是一座山
被那么多的手托着举着

慢慢的,我成了一条河
一路走,一路翻腾、喧哗

后来,我把自己站成一棵树
脚下是小草和种子

最后啊,我将化作风
无处不在,又无迹可寻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轻

□海清涓

蘑菇撑起轻盈
越上坡地,在林中
立稳一项顶素白的伞

栀子花枕着轻梦
抖落一瓣,坠入风里
香气碎成流萤

葡萄凝结轻愁
藤蔓藏着星子般的秘密
咬开晶莹,酸甜
在齿间漫溢,将心事酿成
月光下微醺的絮语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副主席)

轻

□倪金才

像牛卸掉了轭
现在,大伯终于放下了
坡上黄熟的苞谷
圈里待养的牛羊
终于放下了邻居十年的恩怨
夫妻间无止休的争吵
现在,他终于吐尽人世最后一口浊气
把沉重的身体
还给了来不及赞美的人间
现在,他留下四个儿女、六个孙子
一大家子灶头炕尾的冷暖
他,一个人轻轻走了
薄薄的板壁那边
他那喊了几十年的“死老婆子”
哭声,像游丝
在空寂的堂前
轻轻飘散
(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教师)

轻

□黄愷新

这个字的笔画,很简单
像不起眼的水滴,一旦汇入大江大河
便可将自己兑换成万家灯火
这个字的笔画,很轻很轻
细细掂量,有不可忽略的轻车熟路
驾驭人生的驾轻就熟
当然还有福祉百姓的轻车简从
“轻”字无处不在
虽然没有什么分量
一路走来,步履轻盈
却是不愿打扰人间
让世界安静下来的奢侈品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我家那台“红灯牌”收音机

□罗安会

几十年前,我曾怀揣一台心爱的“红灯牌”收音机,视若珍宝。无论走到哪儿,都会将音量调至最大,以显示自己是潮流人士。

这段回忆,始于1970年的一个湿润时节。那年我响应国家号召,以江津朱沱镇的待业青年身份,下乡到了朱沱公社独树大队5队参与集体耕作。为了生活,我日复一日地在田里辛勤劳作。这台收音机,就成了我下乡岁月的忠实伴侣。

我下乡的生产队丘陵起伏,土地贫瘠,交通闭塞,人均土地不足一亩三分,并需按规定缴纳公粮。即便社员们辛勤劳作,年终仍得靠政府的返销粮度日。那时尚未实行计划生育,家家户户人口多,大家都过着紧巴巴的日子。

离开父母来到乡下,让我感到一片茫然。由于生产队尚未建知青房,我便暂时借住队长家中,与他儿子黑牛同住一室。虽然队长一家待我甚好,但我仍感寄人篱下,于是干脆跑回镇上的家中,终日蒙头睡觉。父亲为开导我,将他喜爱的收音机送给我,希望我在乡下多听新闻,了解国内外大事,多长见识。这台产自上海的“红灯牌”收音机,当时堪称奢侈品,是二哥在上海工作时,花了两月工资买来的,本意是让父亲享用。然而父亲担心我在农村孤独,便将收音机转送给了我,此后我便渐渐在乡里安下心来。

第一天出工,是去稻田薅秧,田里的杂草和稗子多,男人们横站一排,背手而立,边说边笑,用脚将杂草踩入泥中,然后用手拔除稗子。农活不重,倒显悠闲自在。夜晚,我早早躺上床,将收音机音量调至最低,听女播音员讲故事。同住的黑牛睡梦中听到女人说话,惊醒后问我:“哪个女的在和你讲话?”我掀开被子让他看:“这是播音员在讲故事。”那砖头大小的收音机,一闪一闪的亮光伴随着女主持人的声音,让人感觉特别美妙。

渐渐地,我与生产队的人们熟络起来,他们觉得我随和、踏实,于是亲切地称呼我为“罗知青”。后来国家下拨了资金,队长安排人为我建起了三间低矮的土墙茅草房,还开了一扇窗户。尽管如此,屋内仍然昏暗,白天看书也须坐到门口。然而,我总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。

从此,这间草屋每天炊烟袅袅。那个年代,拥有收音机的下乡青年寥寥无几。这台“红灯牌”不仅体积小,音质好,还能收众多电台。平常干农活时我很少听,一怕别人借,二来担心电池用得太多,于是将之藏在枕头下。只有回屋煮饭时,才打开,听听新闻、样板戏或音乐。

一次,一位下乡朋友来家做客,晚上留他住宿,我们听着收音机入睡。夜深人静时,无意间我竟收听到了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,甜美的嗓音很快吸引了朋友,他说想继续听,我自然不好拒绝。然后邓丽君又唱起了《何日君再来》,我情不自禁地赞美起那美妙的嗓音。

不到两天,大队民兵连长和治保主任找上门来,说我们在偷听“靡靡之音”,要我交出收音机。我坦然拿出收音机,打开音量,播放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。然后调换频道,传来熟悉的样板剧和激昂的革命歌曲。两位大队干部一无所获,只得无奈离去。不过,为了不给自己带来麻烦,思量再三,我还是将收音机还给了父亲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。两年后,朱沱公社为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,在生产队安装了大喇叭。于是,每天早中晚固定时段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和公社的新闻节目,便通过大喇叭传遍千家万户。这些节目,让我打开了一扇窗,也让农民听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。

几十年过去,如今回想那些过往,不禁感慨万千……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